

# 纸堆中淘出珍贵毕业证 见证早期厦门妇女教育

厦门收藏爱好者蒋治意外收获一张罕见的 1931 年“厦门私立崇德女子中学校”毕业证书,经过细细研读,竟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早期厦门妇女教育的往事。

近日,蒋治展示了这张毕业证书,经他实测,证书长 32 厘米,高 29 厘米,材质为水印宣纸。证书设计精良,系套色石印,透过光还能看到“毕业证书”四字水印纹,具有较好的防伪功能。上面盖有“厦门私立崇德女子中学校章”,文字内容为民国二十年(1931 年)1 月 30 日,向在本校“国文专修初中”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及格的二十岁福建省思明县籍学生林蕴璞颁此毕业证书,准予毕业。证书签发人为该校校长许瀛洲、主任蔡永清。证书背面盖有齐缝校章,编号为第貳号。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蒋治和平时一样,到厦门的一处古玩市场“淘宝”。在一个旧货摊位上,有一箱旧纸张。翻拣过程中,一张不大的毕业证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该毕业证书上的文字虽

然没有直接体现校名,但证书上加盖的校印篆书朱文“厦门”二字清晰可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买下了这张毕业证书。

回家后,蒋治查阅了手头的厦门文史、教育史料。在 1931 年 5 月出版的《厦门指南》一书中,收录了一篇署名“鲁戈”的《厦门妇女教育概况》文章,文中提到“女学之设,起自民初,至今而渐昌盛,历年以降,日见增加。以余调查所及,厦鼓两地学校之数,达 20 余所,其校名如下:崇德女学校……”

而在 1937 年 1 月出版的《厦门市妇女会第一届年刊》中,有一张《1935 年度厦门市中小学幼稚园女教职员暨女生统计表》,表格中已未再见厦门私立崇德女中。他初步判断,崇德女中停办的时间不会晚于 1935 年,在 1931 年仍有存在。至于何时建校,学校的师资、专业、办学规模,校长许瀛洲的情况等,因资料不足,都无从知晓。

他说,女学生林蕴璞在该校“国文



专修初中”修业,虽然不排除崇德女中还有其他专业,但“国文”肯定是该校的主打专业之一。此外,从该毕业证书上校长、主任书法功底深厚的毛笔小楷签名,也能窥见该校深厚的国学教学根基。由此他推测,该校极有可能是由私塾所改,所授课程也有可能只有单一的“国学”一课。后来在厦鼓多所新式女校的竞争下,因生源日少、经费不足而停办。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提供该学校的相关资料,更加深入地发掘这段历史。

## 相关新闻 血魂团成员欧阳彩云 即毕业于崇德女中

厦门市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何丙仲说,抗战厦门沦陷时期,被日寇残杀的厦门血魂团成员欧阳彩云就是毕业于崇德女子中学。但崇德女子中学存世的资料甚少,据《近代厦门教育档案资料》记载,该校 1936 年被列入“本市私立小学”,校长孙印川。高小 2 级,初小 4 级。教职员 15 人,在校学生 174 人,其中男生 78 人,女生 96 人,显然尚保留有女学的些许规模。但是在该书 1938 年 3 月公布的“短期简易小学一览表”上,却列有“市立崇德简易小学”,校长黄敏治。是否抗战前夕该校已风光不再,值得以后研究。

档案中还提到,孙印川家住厦门溪岸路,曾任厦门劝学所所长(相当于今之教育局局长),其子孙世品曾任崇德女子中学教员,抗战时在菲律宾被日寇杀害。而据《厦门教育资料选编》记载,崇德小学校址在本市霞溪路。抗战胜利后,厦门中小学复校的报告并无崇德学校,估计它已不复存在了。

何丙仲认为,蒋治“淘”到的这份毕业证书十分珍贵。20 世纪初厦门兴妇女教育之风,仅岛内就有不少于 24 所女子学校。事隔百年,所剩遗存甚少,因此这份 1931 年崇德女子中学初中毕业证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缺失。

(文/龚小莞 图/蒋治 来源:厦门晚报)

## 从清代墓序看“蓝田文化”的底蕴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宁德市古田县杉洋镇,古称“蓝田”。史载,唐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古田建县。之后百余年间,北方望族余氏、李氏先后南迁入闽,卜居蓝田。其后,彭氏、林氏、饶氏的先祖相继迁徙至蓝田境内。多族合居,村落遂兴。

至清末,全村人口已达上千户、近万人。这些自北而来的大家族,在筚路蓝缕、开天辟地的过程中,造就了一座富庶、繁荣的村落,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荒莽之地的传播、繁衍,生生不息。

### 蓝田书院

余氏族入于后唐时期,曾在村外东郊建有一处私塾,名曰“东斋”。到了南宋时期,其后人有从学于朱子者,将“东斋”更名为“蓝田书院”,并请朱子亲笔题写匾额。蓝田书院遂扬名于世,成了四方辐辏、钟灵毓秀的民间学府。

清代福建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珪撰写的《重修蓝田书院记》一文,记录了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夏蓝田书院重建落成的情景,“举其役者,余李林饶为著姓,而通邑协力成之”。为了重建蓝田书院,余、李、林、饶等大家族慷慨解囊,蓝田境内的百姓群策群力,此情此景令当时福建地区文化教育行政长官朱珪感慨不

已:“盖人之好学兴养其性可知也。”

兴办教育,重视文化根脉的传承,正是“蓝田文化”积淀深厚的奥妙。相传刘伯温游历古田时留下一条谶语:“蓝田应有县,古田必成州。”以史上蓝田村落规模之宏大、经济发展之盛况、文化积淀之厚重,此地设县也不是毫无道理的。迄今为止,“蓝田文化”的遗存遗址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从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小军编著的《蓝田》《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可见一斑。遗憾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场大火将蓝田书院化为灰烬,仅留一块巨石上刻勒的朱子手迹“蓝田书院”四个大字。

### 《金山饶公墓序》

若干年前,笔者在一次蓝田文史资料的搜集、考察活动中,意外发现了一篇清代乾隆年间的墓序,纸质版保存完好,字迹娟秀,可赏可鉴。通读序文,文笔优雅,情感真挚,完整地诠释了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礼治”理想的奥义,字里行间亦传递出“蓝田文化”历久弥香的淳朴韵味,实为不可多得的考古物证。

序文题为《金山饶公墓序》。金山饶公墓是古田县文物保护单

位,位于杉洋村外 4 公里处山里湾的一座山冈上,始建于清代乾隆丙申年(1776 年)。墓呈“风”字形,占地面积 215 平方米。长眠于此的饶公,正是躬耕开发蓝田的饶氏先祖。墓序虽题为“序”,其实是一篇结构完整的墓志铭。墓志铭这种古老的悼念性文体,通常由“志”和“铭”两部分构成。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如此释义:“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一般情况下,志多用散文形式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

事略,也称“序”;铭多用韵文撰写,是后人对逝者一生的评价,表达后人的悼念之情。志与铭两部分,铭是主体,志是用来解释或疏证铭的。

当然,也存在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的情况。但是这篇《金山饶公墓序》,却是有志有铭,两个部分并无先后次序的分别,而是合二为一的文体。它既记述饶公“幼冲丧母,髫龄失父,无所怙恃”,颠沛流离、四处漂泊的不幸身世,也记述饶公“艰辛勤俭,不辞胼胝之劳”的美德。通过简略的回忆,传递给子孙后代一个朴素的道理:“治外

者,既勤强理于朝夕;治内者,忧劳纺绩于宵旰。”唯有如此,方可成就“丕登鸿猷,建屋宇而置田亩,固一世之闻望”的人生通途。墓序通篇笼罩着以祖辈的懿行美德、卓著劳绩励志后代的浓郁感情,从中亦可体味出当年蓝田农耕家庭开基创业之艰辛。

根据墓序的记载,由于蓝田本地习俗的原因,饶公辞世后并未立即下葬,而是在墓前的田亩之间建起一座“棺厝”暂为安放。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家男女老少“抱惭生事于墓前,负疚定省于膝下”。这里

的“抱惭”与“负疚”,表达的是晚辈在长者生前未能极尽孝道而怀有的一种愧疚自责的心理。古时子女早晚向亲长问安,名为“定省”。《礼记·曲礼》云:“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但在此处,“定省”却是古代的一种丧礼程式,谓人死后葬前以生人之礼供奉之,名曰“生事”,也就是以生人之礼供奉死者,恍若长者并未离去,晚辈一如既往地以“孝礼”服侍之。这是由儒家的“孝”文化派生出来的丧礼习俗。“慎终”的精神,在这个丧礼的细节当中得到了圆满体现。

### 祭礼习俗

是转为“祭祖”,由子子孙孙按照家族的房第,以年为周期轮流收取。谁收取“祭祖”,就由谁筹办当年的春秋两季扫坟祭墓活动。所以这篇序文的最后也安排了祭祀的具体事项:“顾礼之所在,宜祭之弥长,即将泮前膳田概充为祭典,愿子子孙孙享其禄者忠其事,预知我考稼穡艰难,当于春秋踊跃莹所,洁粢盛而成牺牲,聊报亲心于万一云。”

通过设置“膳田”“祭祖”的制度性安排来弘扬“祭之弥长”的礼仪传统,最终传承的是孝子贤孙世代代“不忘于宗祖”“聊报亲心于万一”的人文情怀。笔者孤陋寡闻,不知祭礼中的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不是蓝田文化的一项独有创造?曾子以“慎终追远”四个字,微言大义地概括了儒家对“笃行纯孝”的人格品行的价值塑造。但在目前已知的众多

蓝田牌匾碑铭里,像《金山饶公墓序》这样完整地诠释“慎终追远”精微奥义的文辞,尚属稀有。

按照古时丧葬的习俗,墓志铭写就之后须镌刻于石碑上,埋藏于墓穴中。《金山饶公墓序》则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它写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二月,离饶公墓建成已有十年时间,大约是十年祭典之作吧。作者饶必显系饶公的次男,他既是撰述者,又是书写者。族谱资料显示,他是“邑庠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墓序文笔的优雅,字迹的娟秀,也在情理之中了。

如今,这篇墓序已经刻成碑文,跟古田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古田县文旅局所立的人文景观的指示牌一道,矗立于饶公墓前,以便瞻仰、参观。

(章青 来源:东南网)